

▼ (左起) 梁若筠、李潔蘭、陳培倫在中大校史館細訴 60 年前中大的學生生活。



梁若筠 李潔蘭 陳培倫

暢談六十年前中大生活

1 1963 年 10 月 17 日，崇基學院、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併而成立香港中文大學，60 年一個甲子。今期《友問友答》有幸請到第一屆中大學位畢業生陳培倫（64 崇基歷史）及梁若筠（64 聯合地理），以及中大成立後第一屆學生李潔蘭（68 新亞中文），一起憶述當年的大學生活，在資源匱乏的年代，如何憑努力完成學業，成功闖出一片天。

陳：陳培倫 梁：梁若筠
李：李潔蘭



▲ 李潔蘭（右一）在新亞書院禮堂參加畢業禮。

問：三位校友分別是中大首屆畢業生及學生，可否分享當初如何考入中大？為何選擇你們所屬的書院？

梁：中學畢業後想繼續讀書，同學大多去了台灣升學，家裡環境不算太理想，所以要半工讀，透過第二屆專上學院統一入學試考入聯合書院。我有兩個原因選擇聯合書院，一是家住港島，聯合校舍

位處港島，一個月 6 元車票是交通費，如果去新亞讀書，車船合共要轉乘三程，花費更多車資和時間；二是要申請助學金，曾報讀新亞生物系，問及助學金細節時，校方回應要入學後申請才知結果，反之去聯合報名時，職員說可以幫我申請，而且成功機會很大，所以我選擇了聯合書院。

陳：我的哥哥在台灣成功大學讀電機，本來也有考慮過跟隨他的步伐，但因為考到統一入學試，之前旅行時又見到崇基校園環境優美，所以選擇了崇基。我在元朗長大，中學就讀元朗公立中學，有少部分同學讀多一年特別班（special class）投考港大，我不

是太有信心，所以索性直接考統一入學試，班中 32 人有 12 人考入崇基，雖然由元朗來到馬料水校園也很遠，要由元朗經林村到大埔，再轉乘火車或巴士，但聯合要過海，新亞就算坐車到九龍後還要轉車，所以新界仔大多選擇崇基。

李：家貧緣故想早點出來工作，因此先考入羅富國師範學院，畢業後也沒等官校派工作，羅富國校友會小學聘請了我，就立即前往上班幫補家計。後來聽說中大成立，當時心想每日教下午班，上午有時間不如去讀書，跟同事一起考統一入學試成功了。新亞是我不二之選，因為上班地點在土瓜灣上鄉道，過一條馬路已經可以去到新亞，即使其他學校收我也不會去，當時沒有功利之心，也不知道讀大學有什麼用途，純粹不想浪費時間，雖知新亞文史哲出名難考入，卻幸運地入到新亞中文系。

問：當年校園是什麼模樣？在校園上課的感受又是怎樣？

梁：最初兩年在堅道一幢舊住宅上課，環境十分迫狹，課室很小又欠缺其他設施，上堂以外就沒有其他活動，同學又趕去兼職，放學就各自四散，加上當時邀請了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主任沙學浚教授來講學，但他說普通話，我又未學過普通話，溝通不了，變相跟老師有隔閡。這個情況到大學三年班才得以改變，羅富國教育學院搬遷到沙宣道，般咸道舊址就相讓給聯合使用，校舍頓時大了很多，又有禮堂、圖書館、籃球場、花園等設施，



▲ 慶祝中大成立，全體舞金龍同學大合照，前排右一是陳培倫。

參與了很多校內活動，當時有幾位香港大學的年青講師，只是比我們年長幾歲，同聲同氣打成一片，學習氣氛一下子改善了不少。

李：新亞在農圃道一間獨立校舍，即是現時新亞中學的位置，全校大約有 700 多人，除了課室，大多只聚在餐廳、操場、圓亭這三個地方，學校所有班別的人互相認識，加上我半工讀，入學時教務長王佑先生說我要少修一點學分，所以讀了五年才畢業，與 1967、1968、1969 年畢業的也熟絡，認識的人自然就更多。而我家住跑馬地，學校需要為我安排寄宿，方便我上班及上學，忘記

了每月宿費是 25 元還是 30 元，但就記得女生宿舍在 6 樓，9 間房每間住了 4 個人，即是有 36 人住宿。當年學費每月 60 元，到 1965 年加至 80 元，理學院則每月要多付 20 元實驗室費用，一個文員每月薪金都只有百多元，可想而知當時讀大學有多貴。

陳：崇基校園古色古香很典雅，平日市區只見石屎建築，但崇基的建設物主要用麻石為外牆材料，令人眼前一亮，一見就愛上。校內有很多活動，有環校賽跑、爬馬鞍山比賽、渡海泳（馬料水碼頭游到大水坑）等等，史地系爬慣山，在爬山比賽時常奪冠，我又十分喜歡運動，見到嶺南運動場更是雙眼發光，即使崇基交通十分不便，我也希望可以考進來。大學一年班時沒有宿舍，我跟 4 個元朗同學租了末圓湖前身馬料水村一間村屋，直到二年班獲派男生第一宿舍（即現在的應林堂）。印象最深是每年會去雍雅山房一次，一枝細啤酒 5 元，消費很貴，我們每人一枝就坐足一天，不敢再點其他，一年只「豪」一次！



▲ 新亞宿舍每間房有兩張碌架床，可以住四個人，每人有一張枱、一個衣櫃及書櫃，李潔蘭說她住的房間十分整潔，更被同學票選為模範房。

問：你們讀書時是否需要半工讀？

梁：當然需要！有個名為大專公社的機構，專門協助處理學生事務，我申請了他們的工讀計劃，初期獲派到西環一間小學教夜校，每月工資 80 元；後來搬到般咸道校舍，就調到學校圖書館工作，同樣是每月 80 元工資。很多同學也去大專公社尋求幫助，不成功的就要自行外出找補習幫補家計。

陳：大專公社是美國經援會營運的，在九龍窩打老道，讓大學生申請工讀，由內地來港的更優先獲聘。我上學第一個星期就被派往大埔正義小學教成人夜校，也是月薪 80 元，後來大學三年班就回到崇基基督教義務夜校任教，服務附近赤泥坪等村落的居民，我們還幫忙籌辦很多活動，包括聖誕會、運動會、旅行、家庭探訪等等，其實大專公社提供的不止是教師工作，還有接線生及到志願機構擔任護士助理等。

李：我情況好一點，因為我是註冊教師，每月人工 500 元，當時男教師就每月 700 元，同工不同酬的。不過扣除學費、住宿、食飯，還有 300 元可以給母親做家用及供妹妹讀書，同學時常也笑我很有錢。



▲ 時常要到野外實習，梁若筠憶起不少難忘事。

問：聞說當年只有一半學生能夠畢業，畢業率為何如此低？

梁：我們是第一屆畢業，規定大學四年班要考到九科合格才能畢業，而且不設補考，不合格就要多讀一年，難度十分高。最令人煩惱的是共同課，以我讀地理為例，大部分科目包括氣象學、製圖學、中國地理等，聯合及崇基都有教，無法得知崇基教了什麼，既沒有課程，而且我們是第一屆學生，沒有之前的試卷參考，可想而知有多困難。我還有修讀歷史，幸好歷史的共同課較少，可以選一些只有聯合才教授的科目，較易掌握考試範圍。於是那時地理就要讀到通宵達旦，既要溫習老師的教材，也要看很多參考書，預估崇基那邊教了什麼，甚至聽聞有些學系絕大部份出了其他書院的題目，變相他們很吃虧，合格率低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。

李：我們也有共同課，但已經變成與崇基及聯合一起在星光行上課，聞說我們的試卷也要寄去澳洲給柳存仁博士評分，所以我們那時要拿好成績也不容易！幸好在 1968 年改了制，將九科分拆開，三科在大學三年班才考，其餘六科在四年班考，就沒有他們那麼辛苦。不過三年班時正值六七暴動，街上滿地「菠蘿」，同學冒生命危險回來考試，我住宿舍問題就不大，但其他同學的學位真是用生命換來的。

陳：當時第一屆的考試地點是港大陸佑堂，我們由崇基出發，路途十分遙遠，有時還要一日考兩科，上午考三小時，下午再考三小時，幸好不是每天都要考試。如果我沒有記錯，1960 年入學時有 150 人，結果包括留班同學在內只有 92 人畢業，當中只有 62 位拿到學位，其餘 30 位只是文憑畢業（符合七科合格資格）。我估計合格率低，是因為我們的試卷是郵寄到外國，由合資格的海外教授負責批改，所以我們要等到 11 月才知道能否畢業，為了驗證新成立大學的水平，能夠畢業的人很少，而且這只是社會科學院的情況，聽說理學院畢業率更低，所以重讀在崇基是很普遍的事情。

問：當年參與過什麼活動？有什麼人和事特別難忘？

梁：最難忘一定是有次去大欖涌水塘野外實習時迷途，當時正值冬天，又只預備了午餐食物，真的是飢寒交迫，通訊不及現時發達，真的很擔心找不到出路，結果行了逾 10 小時才見到燈光。去實習常有驚險情況，另一次去大嶼山望東灣測量，要帶測量尺等儀器上山，有位另一學系的男同學很熱心助人，幫我們女孩子拿器材，誰知途中腎石發作劇痛，結果倒過來要我們送他去醫院，器材也變相要自己搬運。

李：我的難忘事是參加辯論比賽，辯題是「學問比學位重要」，我和楊鍾基代表正方獲得亞軍，有獎金 60 元，即時將錢存入銀行戶口，一直也不捨得花掉。另一件事是修讀



▲ 梁若筠在聯合書院般咸道校舍禮堂的畢業照

曾克崙老師的詩選，老師就將我們的作品印在書院的《中國文學系年刊》，有次他出題「雪膏」（老師說雪膏非用米造，不應寫成「雪糕」），我寫下「縷縷清風至，凌波過後香，柔時情似水，素面冷如霜，粉頰酥猶潤，冰肌潔更涼，朱唇輕淺試，醉入白雲鄉。」曾老師評我的詩「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飾」，評選我為第一，還請全班同學食雪糕。我們是第一屆中文系學生，老師特別愛錫，他們知道我們是窮學生，時常請學生吃飯，我們也自稱為「蝗蟲」，大家過得很開心。

陳：1962年香港出現難民潮，難民隨鐵路線漫山遍野而來，崇基全校投入救濟難民。最初是一位畢業生聽到每晚女廁也人聲嘈雜，於是守在外面觀看，見到很多衣衫襤褸、皮黃骨瘦的女士出入，上前查問才知道是來自大陸的難民，他後來跟我們同學商量，成立學生會，動員幫忙接待這些難

民，將難民帶到應林堂的工友宿舍，悉心裝扮一番，一有空堂時間就與他們出九龍，事關港英政府訂下抵壘政策，難民成功到達界限街就不予拘捕，可以正式成為香港人，大部分同學也滿腔熱誠，捐錢捐衫盡量令難民打扮得像香港人，希望能瞞得過警察，後來甚至到上水華山這個大量難民藏匿之地，帶更多難民出市區。有次得知大學附近的樟樹灘是蛇頭之家，蛇頭會捉走難民來勒索在港親戚，要花5、6千元才會放人，我們大學生認為事情不對，男宿舍近100人全部手持木棍衝下去，救了過百名難民，事後多謝信如雪片飛來；後來我們連同全港大專院校合組大專社會服務團，幫難民平整地台、起屋及鋪路。另一件難忘事是1963年中大成立，崇基舞龍慶祝就是由我籌辦！當年全港最長金龍是屬於元朗鮮魚行的，我剛好與梁會長相熟，情商借出後找來兩架貨車運來崇基，還請來師傅教了十多次，然後於11月2日在嶺南運動場表演。

問：書院生活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地方？你們對書院有何特別感覺？

梁：對書院最深刻的印象是後來的年青老師，與學生溝通得很好又好玩，上堂以外時間也當我們是朋友，亦師亦友，放學後一起去看電影、旅行、踏單車，老師考到車牌就載我們去遊車河，活像一家人，令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大增，慢慢領悟到學校一家親的精神。

李：我們所有老師也是名師，錢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、潘重規、曾克

崙、莫可非、汪經昌等都是著名學者，在學術界享有名譽地位，慶幸曾受他們教誨。雖然他們是長輩，但都很愛錫我們，過年到老師家中拜年，請我們吃紅豆糰、茶葉蛋等美食，到曾克崙老師家拜年，拿糖果盒招呼我們，結果吃光了所有糖果。新亞最具中國文化特色，新亞精神和誠明校訓反映錢穆先師最重視的「天人合一」思想，新亞校歌提到「人之尊，心之靈，廣大出胸襟，悠久見生成」，以及「艱苦我奮進，困乏我多情，千斤擔子兩肩挑，趁青春，結隊向前行」，仁義禮智信皆源於「誠」之道德主體，「誠則明矣」，「誠」可生智慧，故曰「誠明」，人道之誠源自天道之誠，人要學天道之「至誠不息」，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」，乃宇宙秩序，萬物化育之最大力量，亦「天人合一」之因。



▲ 陳培倫（左一）讚美崇基校園環境古色古香，令他一心要考入崇基。

陳：崇基的高班同學對我們特別照顧及提攜，有種精神一直流傳至今，深深刻於每位崇基人的腦海中，就是崇基人不做壞事，要幫助有需要的人，特別是在社會窮困艱苦的日子，造就了崇基人相親相愛、互相助人的心，與校訓「止於至善」十分吻合。🙏